

譚孔文訪談：在劇場中探求初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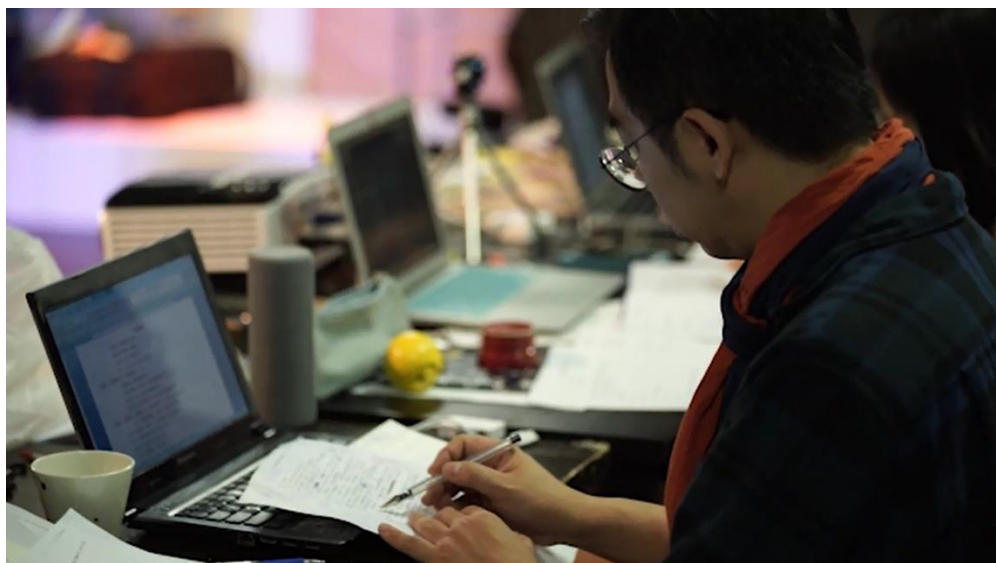
來源：香港 01 [【原文】](#)

日期：2017-11-24

撰文：陸鹿

提起浪人劇場，大概很容易就會泛起「改編香港文學」的印象。創辦人與導演譚孔文直言，劇團的發展的確集中於改編香港文學，有趣的是，他發現自己在選材與製作劇場的過程中，常常不自主又略「宿命」意味地，偏好「成長」與「死亡」的主題：2013年改編董啟章小說的《體育時期 2.0》、2014年以三位香港女作家小說改編的《十年。寒。笑》、同年公演韓麗珠的《縫身》、2016年以董啟章《安卓珍尼》為藍本的《心林》，似乎都離不開上述兩個主題。

「即使我很想逃避，希望不再與這兩個主題拉上關係，但這兩樣東西依然在無形中帶動著製作過程」，譚孔文笑說，「就像這次改編傳記《香港大老——周壽臣》的《棒球場上的亞熱帶少年》，在製作過程中，我發現這位百多年前的大人物，他在青年時期的困惑與當下青年的處境出奇地相似，因此最終決定了以他青年時期的片段作為劇場的主軸。這種偶然當中，似乎又存在著我在創作上的必然」。



（採訪當日正值新劇《棒球場上的亞熱帶少年》彩排。）

香港大老 vs 當下青年：跨越時空的感通

訪問當天正是譚孔文與浪人劇場正在進行新劇——《棒球場上的亞熱帶少年》的排練，該劇即將在 12 月 1 日首映。今次的劇場以傳記《香港大老——周壽臣》為藍本，題材上可算是浪人劇場的全新嘗試。「周壽臣」的名字對年輕一代而言也許是陌生的，但在中國歷史與香港的政商歷史中，他都是「大佬級」的人物。

周壽臣原名周長齡，1861 年生於香港。是時，滿清政府經歷了英法聯軍之役的慘敗後銳意革新，開展洋務運動，運動其中有一項計劃為「派童赴美」接受西方教育，周壽臣就是這批留美幼童中的一員。幼童在學業方面的優異成績無容置疑，但是他們融入美國生活、剪去辮子穿上西裝、甚至信奉基督教的舉動卻被清朝官員視為大逆不道；因此，原定十五年的留學計劃，在第十個年頭即告結束，留美幼童被全數「召回」中國。

不難想像，這批「先鋒青年」回國後的發展絕不平坦。周壽臣已是其中較為幸運的成員，在清朝滅亡前官拜二品；辛亥革命後，他選擇攜同妻兒返回香港，不久即獲港英政府頒發太平紳士的名銜，先後入職潔淨局與定例局，在省港大罷工爆發期間穿梭中港兩地調停，後來更獲港督金文泰委任為華人史上第一個名議政局議員。周壽臣的成就不單單於政務，在工商界同樣赫赫有名：他是東亞銀行的創立人之一，又曾加入南洋兄弟菸草、油蔴地小輪、香港電話、香港電燈等公司的董事局。

周壽臣終年 97 歲，他漫長的人生經歷了滿清的覆滅與民國的創立，又在英殖香港創下了華人傳奇；這樣一位「香港大老」的經歷，如何與現今的香港青年有所呼應？

「周壽臣的青年時代很有趣。當時容閔（筆者註：中國近代史上首位留學美國的學生，幼童留美計畫的創設者）花了很多心血在『派童赴美』的計劃上，讓一群原本一無所有的青年去到美國得到知識、精神、思想；這群青年的想法很簡單，也許只是打算回國做官，繼續為國家出力。但是到了美國，因為當地思想開放，青年的個人成長突然像小宇宙爆發一樣。這個爆發卻讓他們因

惑了：究竟自己回國之後要做什麼呢？還是要按以前的路走下去嗎？這個計劃最後失敗收場，他們回去之後也被其他人奚落、表示失望。」

譚孔文解釋，「我覺得這與現在青年的處境很相似。在我的認知裡面，青年是一種『希望』，但現在我們大人或是所謂的長輩去看青年，又是另一種角度。這是我們在挑選題材時，覺得與現在大勢的相似之處」。

他又從劇作《棒球場上的亞熱帶少年》的英文名 **Fallen** 說起：「雖然說周壽臣一生有許多成就，但他的青年時代是一個墮落的世代，我相信身在其中的他所作的每一個決定，都需要多番叩問自己的良心。但書中的他是一個很幽默的人，他是不是用這種方式去面對外部墮落的環境呢？而且他留學歸來之後，反而變成身邊人認為他『墮落』了，他又是如何面對自己呢？」而在現今的社會氛圍下年青人所面臨的困惑，似乎就是當時周壽臣身陷的處境。



在懷舊中敲問初心

對觀眾而言，這幾年浪人劇團似乎展現了新的感性（sentimental）。過往的劇場改編常常以韓麗珠與董啟章的作品為基礎，呈現了現代生活中人際關係、自我與社會規訓的各種幽微情緒；而 2015 年選擇改編的陳冠中《什麼都沒有發生》與這次的《香港大老——周壽臣》，似乎帶有濃濃的 nostalgia（同時有「懷舊」與「鄉愁」之意）味道，與先前劇場的故事情懷似有不同。

譚孔文澄清，浪人劇場一開始就是建基於 *nostalgia* 的情懷之上，自己對懷鄉亦有一種情意結。他追溯那個讓浪人劇場確立以「改編香港文學」為定位的作品——舒巷城的《鯉魚門的霧》，「這是劇團第一次改編香港文學，也是第一次找朋友擔任『文學指導』一同製作，當時找的是陳智德先生」；因為《鯉魚門的霧》是只有六頁的短篇小說，譚孔文又串聯了舒巷城的其他小說，將之變成一個半小時的演出。這套製作方式成為浪人劇場其後的創作的基調。

「那個故事說的是一個水手在早上去到筲箕灣電車總站，當時霧氣瀰漫，他在霧中回憶起自己的童年與生命」，他接著強調說：「所以在一開始，浪人劇場就已經有很強烈的 *nostalgia*！可能在韓麗珠與董啟章的作品中，大家沒有很直接地看到這種能量，但底蘊就是如此；而這兩年揀選的作品，『懷舊』的能量變得更清晰明顯了」。

「我不知道大家怎樣看待『文學』，但是如果要誠實地回應自己的初心，有時是需要回到『母體』，回到青年或初生之時」，這種「回歸」在譚孔文看來，與「懷鄉」、「懷舊」是息息相關的。

文學劇場的實驗性

其實，浪人劇團早在九年前已開始了改編香港文學的嘗試。譚孔文自己是怎樣看待文學與劇場的「跨界」？實際操作上又有什麼困難？

譚孔文認為，一個好的戲劇作品或是劇本，它是必然具備文學性的：「我認為文學劇場比較貼近戲劇中的總體劇場（total theatre），動用視覺、聽覺，以所有的感官去感染觀眾。文學也講求對感官的刺激，這與總體劇場的理念有所相似。」劇場的開放性，造就它易於與不同媒介接軌的特質，並且能在這接壤當中發酵出新的東西，譚孔文正是被這種實驗性吸引，但這種「破格」與抽象卻不是所有觀眾都能輕易接受：「這幾年我們很努力做文學改編，吸引了一群固定的觀眾，但是與普羅的、傳統的話劇演出相比，觀眾還是需要更多的時間消化。我不知道還需要多少時間，也有可能等不到。」

譚孔文在說「等不到」的時候頗為豁達，而更出人意表的是，問及譚孔文會從什麼地方開始構思劇本，他首先拋出的是「空間」。「因為我是舞台設計師出身，對於『舞台是什麼』，我希望可以給出一個很清晰的定義，再在這個定義之上思考如何去說一個故事，決定要選取哪些情節與資料放進劇場當中」。而新劇《棒球場上的亞熱帶少年》的「棒球場」，正正就是那個觸發故事的「空間」：「『棒球場』是一種青春的象徵，很有動能。那個時候想無論劇本怎樣寫，我也還是要保留『棒球場』的場面，它的出現不是要演員直接在舞台上打棒球，而是一種精神力量；『棒球場』的空間，準確而言更接近一個『祭壇』。」



（《棒球場上的亞熱帶少年》海報）

Do something romantic. Look at history.

回到即將在 12 月公演的劇《棒球場上的亞熱帶少年》。初看宣傳海報的時候，與那色調強烈而略帶迷幻的照片相比，其中引用 Malcolm McLaren 話語的文案，對我而言可說是更為吸引。

Malcolm McLaren 大概擔得起「龐克教父」之名——他與當時的女友 Vivienne Westwood 經營以龐克時尚作賣點的 SEX，獨具慧眼地簽下了 Sex Pistols 引爆龐克運動。海報上那句“Look at history. Do something romantic”，以 Vivienne Westwood 的說法，她是聽了 Malcolm McLaren 這句話後開始發展「海

盜系列」，那屬於她的「新浪漫主義」。究竟這位「龐克教父」與周壽臣之間，存在著怎樣不為人知的關係？

「答案是：沒有關係！」譚孔文突然爆出真相。更徹底地，就連那張艷麗的海報亦與故事無關，它們的存在，是導演美學與姿態的宣示。「戲的內容或者主題，是觀眾在宣傳海報上最為關心的部分；但是觀眾想知道的內容與我想表達的內容的多少，不是必然對等的。我不是從純戲劇出發，因此美學的部分對我而言尤為重要。要如何說一個故事，我也需要一個清晰的姿態。」雖然收到的迴響反應兩極，但是譚孔文卻認為，「起碼我忠於自己，也不想用傳統的方式討論一個歷史人物」。

「我想從周壽臣的精神入手，當敲定了故事的主軸在他的青年時代，我很自然就想起 punk。」剛巧譚孔文在數年前參觀了 Vivienne Westwood 的展覽，翻看與她相關的書籍時特別喜歡“Look at history. Do something romantic”這句，從而開始接觸 Malcolm Maclaren 的音樂。「因此這次的演出，我也強調要用 live music。聲音會是角色的主體，因為劇情就是由主角的內心感情出發，音樂會在劇場中擔當帶動情緒、串聯離散情節的作用。我會說，這次演出也是一個『偽音樂會』。」因為《棒球場上的亞熱帶少年》不會是單純、傳統的故事，而是一個結合多種元素的、關於周壽臣的表演；為了讓觀眾做好心理準備，所以譚孔文在海報設計上也盡顯「破格」，滲漏出「反傳統」的傾向。

雖然譚孔文表示選擇“Look at history. Do something romantic”一句時偶然因素甚多，但在採訪之前我就一直猜想，這也許是譚孔文的創作人意志之坦露：“look at history”正是那懷舊、懷鄉的情懷，“do something romantic”即是在劇場中的各種再現，那種猶如煉金術式的浪漫轉化。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訴譚孔文後，他說著說：「你可以這樣理解，然後把它寫出來；然後讓大家理解我的理解。」我再追問：「然後大家就可以安然地接受這句話的存在了嗎？」

他俏皮地回應：「正是如此呢！」